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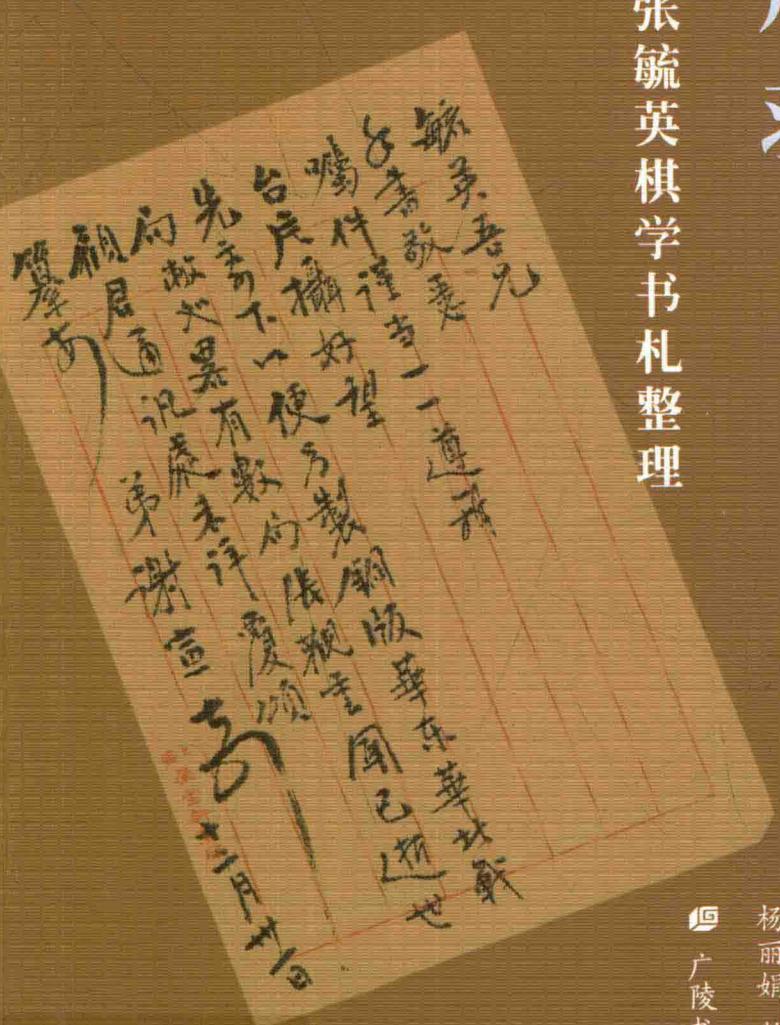
儀征望族家藏史料輯刊

弃苑片羽

仪征张毓英棋学书札整理

杨丽娟 整理

广陵书社



弈苑片羽

仪征张毓英棋学书札整理

杨丽娟 整理

广陵书社

本成果得到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
本书得到一平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弈苑片羽：仪征张毓英棋学书札整理 / 杨丽娟整理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4.12

(仪征望族家藏史料辑刊)

ISBN 978-7-5554-0225-1

I. ①弈… II. ①杨… III. ①书信集—中国—现代②
中国象棋—棋谱 IV. ①I266.5②G8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575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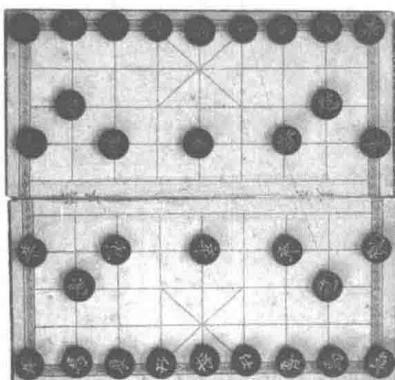
书名 弈苑片羽：仪征张毓英棋学书札整理
整理 杨丽娟
责任编辑 刘栋 王丽
排版 李元东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349号 邮编：225009
印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97千字
版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225-1
定价 120.00元(全二册)



张毓英先生肖像



《象棋萃鲭》封面



张毓英先生对弈用的牛角象棋



张毓英先生友朋来往书札信封

毓英先生执事而後新端謹書

佈論佩服之至老亦素好象藝惜乎全年研究技之拙

少僅以初學為可愧耳

大著年三十時所著有石林子

草稿急思存稿

未如紙墨之費若干

印

賜示以便奉領

大邦固多二藝名手之多皆為東南之前流夙未

欽仰尤深聞若有所陳先生好尚風雅嘗設肆口惜

已惜



吕思勉致张毓英书札(局部)

第 號第 頁 電報掛號七七八四號

天津法租界馬家通社大旅用

特
東風書店
東風白話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朱幹英
年有候

大英
年
六
月
二十
日

號三零五六三三局南話電房帳下樓上樓層二

東人選向題角上家均

款

先生袁示竟見又寃服

名手徐存康先生而已謹

濱清工玉堂未寒

先生不時出焉視陳光

并候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朱幹英
年有候

大英
年
六
月
二十
日

號三零五六三三局南話電房帳下樓上樓層二

韦幹英致张毓英书札(局部)

毓英五兄

子熹敬悉

囑件謹當一一遵照

台戶攝好望

先乞下以便乃製銅版華東華北戰

局誠然累有數句張觀主固已逝世

顧君通訊處未詳覆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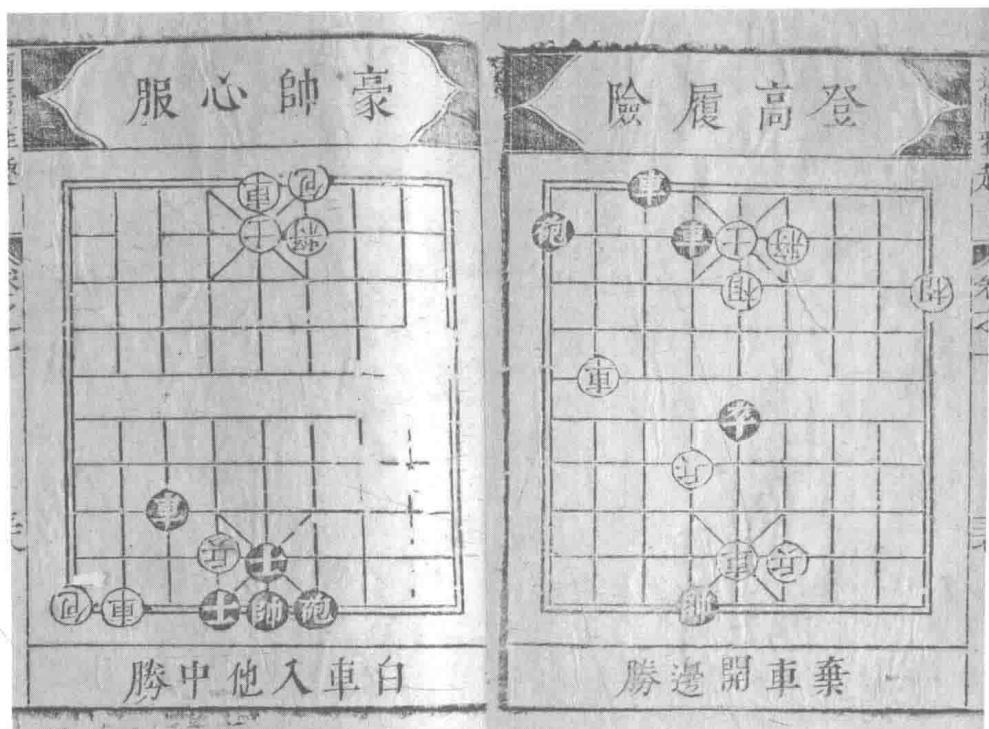
算矣弟謝宣

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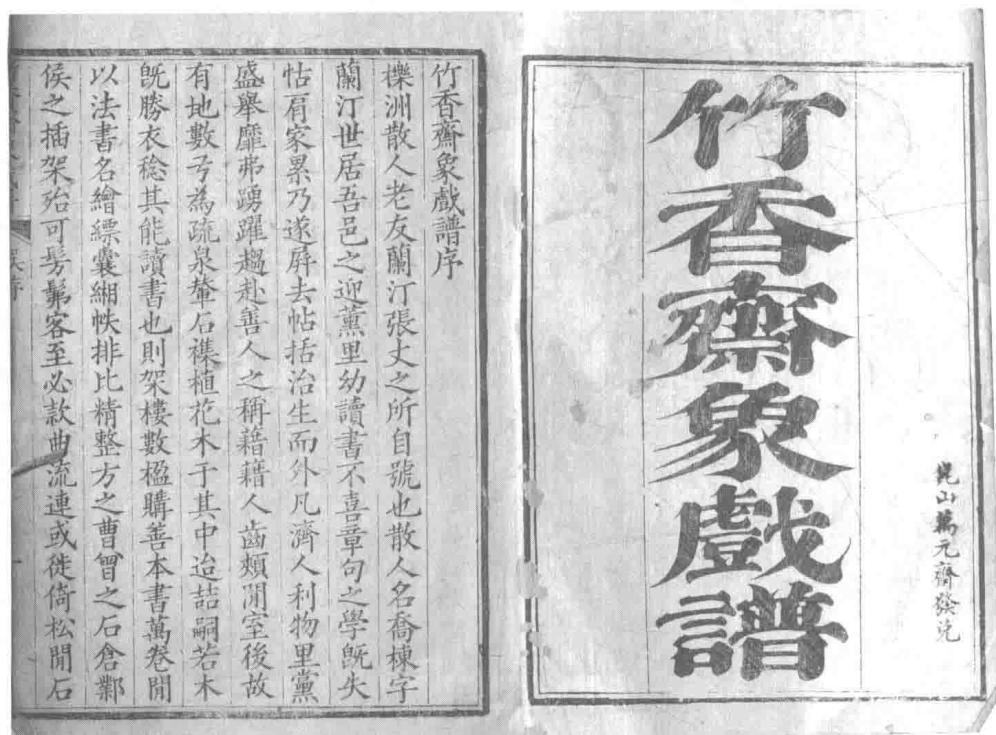
英先生雅鑒：九月廿六日久已接到。閑乎棋藝，時机尚未成熟。吾脩宣時時刻刻保持通訊地址，以備將來磋商之用。目前各報俱狂熱於抗战建設文章。鋁錢報雖云恢復出版，但一則非定期刊物，二則流通區域甚狹，因為會員刊物故也。茲奉上該報一份，如有棋友欲之，函索即寄。其次期俟出版後再寄。弟仍保有大小數種銅模，對於刊本，能使其三經清三齋鑒定，美观。惟技術特別，易生錯誤，有賴特別校對。竊國柱君往江西前，曾與弟等四人合影，且帶去奕園棋譜三十本。以後杳無回音。大抵凶多吉少。張觀雲君素昧平生，訪查不着。弟素偏重學理、技術，未知彼此見解同否。即請

時安

弟许弼德謹覆



《适情雅趣》古棋谱书影



《竹香斋象戏谱》书影

中国象棋史上的一个创举

——写在《象棋萃鲭》出版九十周年之际

[代序]

九十年前，《象棋萃鲭》由扬州教场大街飞狮印刷公司印刷，在维扬日报馆、大江北报馆、振兴书局、志成书局公开发行。198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象棋辞典》对此书作如下简介：“象棋书谱。张毓英编。1924年在扬州出版。选载‘扬州三杰’王浩然、周焕文、张锦荣迎战到扬州的名手林奕仙、万启有、罗天扬等的精彩对局六十六局。是我国最早刊行的象棋对局谱。”

中国象棋是中国的国粹，历史悠久。对它的起源，在学术界、象棋界虽说法不一，但追溯到秦汉时期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作为中国传统棋种，象棋在民间各个阶层广为流传，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到明清时代更是名家辈出，有多种棋书棋谱流行。但直到民国时期，中国棋书棋谱的出版仍是中国象棋发展中的一个短板，严重制约象棋事业的发展与提高。一方面，棋书棋谱稀少，与具有同样久远历史的围棋相比较就显得更为突出。“夫围棋素并称，今围棋已充栋，而斯道尚在草昧。”另一方面，在为数不多的棋谱中，多为残局棋谱，而无对局棋谱。这些残局棋谱对象棋爱好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它不仅设计精巧，布满玄机，场面刀光剑影，惊险刺激，而且每局都有一个高雅、好听、具有文化内涵的名称，如“春雷惊蛰”“鸳鸯戏水”“单鞭救主”“博望烧屯”“国庶民强”等等。通过接触和钻研这些棋谱，不仅能激发人们学习象棋的兴趣，提高棋艺和思维能力，而且从中可以学习到一些文化历史知识，深得许多象棋爱好者的喜爱。但象棋对弈的全过程一般分为开局、中局与残局三部分，残局只会出现在经过激烈拼杀、棋面所剩棋子不多的尾声。仅有残局棋谱就无法了解棋手布局与对攻情况，更不能全面反映他们的境界与真实水平。这种只有残局棋谱而无对局棋谱的现象给象棋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一方面，没有对局棋谱就不会有对弈棋手的姓名，使“数千年来名家姓字沦于草莽”，“二千年来竟与烟尘俱尽湮没无闻”，令人扼腕叹息；另一方面，又极易使象棋爱好者误入歧途，出现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所指出的“在残局中讨生活，虽见巧思，无甚深意”，从而“徒逞巧思，只供游戏”的状况，对中国象棋的发展极为不利。中国象棋发展中的这种困境，引起包括张毓英在内的一些有识之士的思考与忧虑。

出身书香门第的张毓英自幼就酷爱象棋。《象棋萃鲭》出版时他年仅二十多岁，但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就称“余嗜此十数年”。他不仅喜欢下棋和看棋，而且怀着浓厚的兴趣搜罗、珍藏和研究中国象棋的棋书棋谱。他收藏的棋谱中有明代的《橘中秘》《适情雅趣》和清代的《竹香斋象戏谱》等，以及一些民间流传的手抄本。张毓英广交扬州城和

外地象棋高手，不惜重金延请他们来家中对弈并举办象棋比赛，记录下他们的每一步棋，赛后又和他们一起切磋研讨。到1924年，他已积得象棋高手对弈的全局棋谱达数百局。通过直接参与这些象棋活动和对中国象棋史的反思，张毓英深知整理和出版这些对局棋谱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他也悟出历来没有象棋对局棋谱的根源在于“象棋第一障碍在作者与述者判而为二，执子者多不善操觚，操觚者或不精执子”，“昔人所谓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者，求之棋界未见其人”。他认定许多象棋高手受文化水平不高和其他条件制约，没有认识到或没有能力记录、整理和出版对局棋谱，而有能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又缺少出版对局棋谱的自觉，是造成对局棋谱的空白和众多象棋名家湮没无闻的重要原因。他立志改变这种局面，期望使“名家之心思脑力藉以流传，使百年后按图布子能验其消长进退”，“为象棋著不刊之典，为后学开光明之路”；若能如此，“则平生志愿毕矣”。张毓英以敢为天下先和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概从数百对局中精选出六十六局编辑出版了《象棋萃鲭》。我国最早刊行的象棋对局谱就在扬州诞生了。

20世纪20年代，扬州象棋棋坛兴盛，高手名家辈出，被誉为“扬州三杰”的周焕文、王浩然曾遍历周边地区，与各地棋手切磋棋艺，几乎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致有“以宁沪之大，善斯道者闻有扬人，亦必改容倾注，莫敢易视”之说。扬州名家棋艺水平之高，为棋界所公认，“即谓以此代表数十年来东南棋化，亦尚非夸言也”。从这些棋手对局中选编出来的《象棋萃鲭》自然也就反映和代表了当时我国象棋界的最高水平。因而《象棋萃鲭》问世并遍赠各地棋友后，在象棋界备受欢迎，好评如潮，甚至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各地棋友纷纷来信求赠求购，吕思勉闻讯后来函表达“大著《萃鲭》急思拜读”的心情。有更多的棋友向张毓英汇报和交流阅读后的体会和心得，与他切磋棋艺，研讨棋学，还有人大胆向他借阅古棋谱并商讨邮寄之事。“棋孟尝”的美名也随之在东南棋界广为流传。福建王仰中信中的一段话大致可以反映《象棋萃鲭》读者的评价与心声：“先生倡导棋艺，遐迩同钦，糜耗钜金延致名手对局，以存着法，实开象棋界之新纪元。至《萃鲭》刊行，裨益后学，功更不朽矣。”

《象棋萃鲭》出版后也有过不同的声音。号称“棋坛总司令”的谢侠逊就批评《萃鲭》“诸局精警者不多”。对各种不同意见，张毓英在虚心听取的同时也据理力争，他反问“不知谢君之意如何方为精警？若谓指杀着而言，则全局无论如何终不及残局；其次则《橘中》《梅花》诸拟局或间有警妙，若名家对局，性质与此完全不同。”他以中国军事史上著名战例诸葛亮七擒孟获与六出祁山为例，“譬如诸葛亮遇孟获，则能七擒七纵，遇司马懿六出祁山，成绩亦不过尔尔。非诸葛亮有工拙，所遇之敌异也”。张毓英认为名家对局“初局必壁垒森严，步伐齐整，据守险要，舒展形势，窘敌于无形之中，以求尺寸之获，安得比拟局得子得先如入无人之境，此系对局与拟局一大界限，截

然有别，不容并视”。他又以浙江象棋高手林奕仙来扬的实战来说明仅重视残棋而忽略开局与对局的弊病：“昔年林君奕仙来游吾扬，其残局杀着为一时之冠，宜乎致胜，然残局经全局而来，敝郡名家棋步素严，无懈可击，林虽英雄，亦无用武之地，而因局面向鲜研究，相形见绌，往往败北。”他认为谢侠逊“所重皆在中末杀着，其目光仍与拟局为近，而高深者反在所遗”。张毓英的分析鞭辟入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说服力，逐渐为广大棋友所接受，形成大家的共识。更多的棋友从对《象棋萃鲭》的学习中获益甚多，使自己的棋艺与判断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感受到对局棋谱对象棋发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期望有更多更好的对局棋谱出版与发行。如今对局棋谱已成为中国象棋棋谱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甚至主要的品种，张毓英为此作出的开拓性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张毓英对中国象棋从“原其初意，仅以自娱”到“志存辑述”，并付诸实施，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他自己始终排除“如时人著谱仅于沽名或牟利之用心”，一心一意谋求中国象棋的繁荣与发展。他在重视整理与出版棋谱的同时，对中国象棋界的一些热点问题，诸如象棋比赛规则的制定与实施、中国象棋的普及与推广工作、对当时中国象棋界状况的分析和对棋手棋局的点评等等，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深得广大棋友的钦佩和赞同。在《象棋萃鲭》出版约十年后，张毓英自知“余学棋二十年，颇为海内所知，大概誉多毁少”，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不掠人之美，始终以谦和平等的态度对待各地棋友，客观公正地评价曾经批评或反对过自己的棋界同仁。1953年，他在为《布局津梁》三集所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中国象棋数千年来，若存若亡，仅供业余之消闲，无当技术之研究。直到民国十数年，平阳谢侠逊君，始以历年搜罗所得，编为《象棋大全》初二三集行世，斯艺至是乃大昌明”，对谢侠逊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张毓英以自己的大度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广大棋友的尊崇。著名棋手与棋书编辑者吴文英对他有这样一个评价：“夙聆隆誉，灌耳如雷，齿德俱尊，孟尝高义，东南象棋有口皆碑”，“先生在棋史上东南方面倡导功深，堪称巨擘”。曾受益于张毓英的“扬州三剑客”之一朱剑秋满怀感激之情地说：“回忆吾扬棋手，代有传人，先生培植之功，未可湮没。而倡导以来，风气之盛固不仅广陵界受先生之惠也。”《橘中新趣》的“象棋谈话”中更称“张毓英君为我国象棋界最有精神的大提倡家……若张氏者，诚象棋界之灵魂矣”。近一个世纪的中国象棋史证明，称张毓英为那个年代东南棋界的灵魂人物并不为过。

张毓英幼时师从扬州名士、冶春后社诗人方尔谦、方尔咸。在名师教导下他受到系统严格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他饱读史书，国学根基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闭门不出，拒不参加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统治下由汪伪政权主导的任何社会活动与棋艺活动。张毓英从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巨大的社会变迁中领悟到棋运与国运密不可分、棋运依附于国运的道理，深知国

运兴，则棋运兴；国运衰，则棋运不振。因而他一直关注国家大事，并在自己的儿女和进步力量的帮助引导下逐步接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这个真理。1949年扬州解放时，他在外地的长子和三子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扬州解放后，他又将身边的二女一子送入华中大学南下工作团。到新中国成立时，除远在云南尚未获得解放的次子外，子女均已投身革命队伍。张毓英自己也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力求跟上时代的步伐。他对党和政府安排的活动都积极参加。1952年，他曾应邀参加扬州市烈军属残废军人代表暨优抚工作代表评模会议。1957年全国象棋赛华东赛区比赛在扬举行，他经扬州市政府特邀出任副裁判长。张毓英晚年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中国象棋事业的发展，在他的身上，爱党爱国和爱象棋几乎融为一体。他目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象棋“由榛芜而跻极盛”，当年由《象棋萃鲭》的出版在棋界激起的波澜已平静无声地融入中国象棋的发展长河中，自感幸运和欣慰。

叶墨

二〇一四年七月

目 录

友朋函札 (177 通)

| | | | |
|----------------|----|----------------|----|
| 张毓英致顾鉴秋书札 1 通 | 2 | 罗君筹致张毓英书札 2 通 | 39 |
| 张毓英致吕思勉书札 3 通 | 3 | 林幼如致张毓英书札 1 通 | 40 |
| 张毓英致马海洲书札 1 通 | 5 | 钱梦吾致张毓英书札 7 通 | 41 |
| 张毓英致谢侠逊书札 5 通 | 7 | 谈宝根致张毓英书札 9 通 | 44 |
| 张毓英致佚名者书札 1 通 | 11 | 韦幹英致张毓英书札 2 通 | 50 |
| 董慎方致张毓英书札 3 通 | 12 | 王仰中致张毓英书札 3 通 | 51 |
| 窦国柱致张毓英书札 2 通 | 14 | 吴文英致张毓英书札 4 通 | 53 |
| 顾柏延致张毓英书札 1 通 | 16 | 谢宣致张毓英书札 2 通 | 55 |
| 顾明致张毓英书札 8 通 | 17 | 许弼德致张毓英书札 25 通 | 56 |
| 何家仁致张毓英书札 5 通 | 23 | 杨鸣盛致张毓英书札 5 通 | 65 |
| 胡锦炎致张毓英书札 4 通 | 26 | 周德裕致张毓英书札 1 通 | 67 |
| 胡海客致张毓英书札 3 通 | 28 | 周秋水致张毓英书札 3 通 | 68 |
| 黄冠军致张毓英书札 1 通 | 30 | 朱剑秋致张毓英书札 3 通 | 70 |
| 李镜渠致张毓英书札 4 通 | 31 | 张雄飞致张毓英书札 1 通 | 72 |
| 吕思勉致张毓英书札 11 通 | 33 | 赵仲葵致张毓英书札 56 通 | 73 |

《象棋萃鲭》全局

| | | | |
|-----|-----|-----|-----|
| 第一册 | 100 | 第二册 | 130 |
|-----|-----|-----|-----|

棋经序跋

| | | | |
|----------------|-----|-------------|-----|
| 《橘中秘》叙 | 164 | 《象棋比赛汇刊》 | 170 |
| 清王再越著《象棋梅花谱》识语 | 164 | 《半梅花全局谱》自序 | 170 |
| 《适情雅趣》跋 | 165 | 《象棋名局选注初集》序 | 171 |
| 《校正烂柯神机》序 | 166 | 《张宅弃乘》缘起 | 172 |
| 《象棋秘诀》序 | 166 | 《象棋宝筏二集》序 | 173 |
| 《象棋让先秘谱》序 | 167 | 《象戏钩玄》序 | 174 |
| 《订正象局汇存》弁言 | 169 | 《布局津梁二集》序 | 177 |
| 《华东华南象棋比赛续刊》序 | 169 | 《布局津梁三集》序 | 177 |

| | | | |
|-----------|-----|---------|-----|
| 《传彭集》序 | 178 | 《残棋例典》序 | 185 |
| 《象棋界》第四集序 | 180 | 《残棋例典》序 | 186 |
| 《布局津梁集四》序 | 183 | | |

弈林文抄

| | | | |
|-----------------------|-----|--------------------|-----|
| 都门张孝钧函 [象棋通信] | 188 | 谢侠逊附注 [象棋残局] | 193 |
| 武进吕诚之函 [象棋讨论] | 188 | 答请同志质疑 | 193 |
| 上海商务印书馆弈禅室主函 [象棋讨论] | 190 | 苏宝图致钱梦吾函 [新同志来函] | 194 |
| 谢侠逊注语一 [象棋讨论] | 190 | 华东华南象棋续刊函 | 194 |
| 龙岩章竹斋函 [象局讨论] | 191 | 赵文宣、徐词海致钱梦吾函 | 195 |
| 谢侠逊注语二 [象局讨论] | 191 | 象棋悬彩比赛启事 | 195 |
| 龙岩章竹斋象子七咏 [象人杂著] | 191 | 钱梦吾致那健庭函 | 195 |
| 谢侠逊通信 [象棋通信] | 192 | 那健庭致钱梦吾函 [来函照登] | 195 |
| 香山曾展鸿函 [象棋通信] | 192 | 胡兰孙致林幼如函 | 196 |
| 谢侠逊函 [象棋通信] | 192 | 胡兰孙致高素娟函 | 197 |
| 谢侠逊出版棋谱启 [象棋通信] | 192 | | |

附录

| | | | |
|-------------------|-----|-----------|-----|
| (一) 张毓英文稿 | | (二) 张毓英日记 | |
| 论行棋迟速 | 200 | 癸亥日记 | 209 |
| 名手题名小识 | 201 | 甲子日记 | 211 |
| 象弈杂谈 | 202 | 乙丑日记 | 220 |
| 余对于象棋出版物上所愿成就之新著作 | 205 | 丙寅日记 | 231 |
| 二先必胜谱后应附二先守和谱 | 207 | 丁卯日记 | 233 |
| (三) 仪征张氏族谱 | | 殇女浣庆琐记 | 237 |
| | | | 248 |
| 后 记 | | | 250 |

友
朋
函
札

(177 通)

张毓英致顾鉴秋书札 1 通^①

潜心可得残局百余，得之吾邑马伯梁前辈。马公轻财好士，周王诸名手，皆常从之游，迄今称道弗衰。而是谱则殊浅陋，并无深邃之着。命名又多与他书相合，恐系马公当日揣摩之本，杂取诸谱浅易局势，留备对局时杀着一助，故无甚异人。祈于暇时考核，去其芜复。倘能别于他谱之外，得新局数十，俾垂永久，亦是书之幸也。残局存者至夥，合《竹香斋》《适情雅趣》《韬略之机》《烂柯神机》诸书，观之不下千计，其他抄本及江湖口传之局，亦颇不尠。然大都陈陈相因，抄袭者居其过半，或局势全同，仅易名目；或虽子数量移，而机杼不异（如借炮使马着法，自《橘中秘》外，他书暗用者殆十倍于此，但未明揭其名耳）。此类不芟，徒乱人意，且妨夺研究他谱之时间。鄙意欲于残局中，开一新世纪元。诸谱莫善于《竹香》，宜即以《竹香》为本，先取七星独行、降龙鸿雁诸大势包孕深广者，用为基础，其他各局，再细加抉择。着数虽多，而用意平庸，不甚奥折，或为大势所已该括者，删之；着数虽少，而新颖可喜，一长足取，且为他局所不经见者，存之。又如借炮使马局面，凡有十许，亦但须就其精深者，录取一二，举一反三，余可悉去，以省芜累。如是广收慎取，披沙拣金，庶可传之不朽。吾久有此志，惜十年心力，敝于对局，智能及之，时有未逮。执事方淬精残局，鄙论如有可采，请及时图之，以副海内之望，幸甚，幸甚。

选《竹香》如是，即遍选诸谱，亦莫不如是。大概论残局同异，在审其运用主旨之所在，同者则曰同，异者则曰异。固不在局势之形式，亦不在子数之繁简、着法之多寡也。

^① 本书所收 168 通书信大多没有写明具体年代，因此本书排列顺序也并非按时间先后编排，只是将张毓英信件列在前面，以示对张毓英珍藏弈林信函之功的尊重。其余均按写信人姓氏音序排列。按，张毓英书信系自存底本，故信中有些地方省略。